



左图：1957年邢醒
在化验室工作中。
摄影 / 舒宗侨

痛苦的折磨。很多事实都紧紧地扣着我的心弦，深深地感染着我。我亲眼看见一个护士，因为操劳过度而在生物实验室的后面，背着人在呕吐着清水，她抹了抹嘴，闭目养神一下之后，又进了病室，替患者按脉搏的跳动，用红笔在表格上做上记号。护士每天要为每个同学按脉搏、量温度四次。又有一位护士因劳顿而病了两天。患病同学的数字在不稳定地增长着，伙食团的老唐，为了不让同学挨饿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再一次，一连三次地去烧青菜猪肝面，赤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额上挂下来，他还带着和蔼的微笑去替同学盛装面条。工友一次又一次地替同学冲开水倒痰盂、送铺盖。”

杨翱卿于4月1日《在痛苦然而又是幸福的日子里》一文中写到：

“早上天刚亮，工人同志就把洗脸水送在你的跟前，每顿饭菜送到你的床边，丰满的菜肴，雪白的馒头，甜的牛奶，脆的水果，这一些东西该多么好吃呀！虽然我一点味道也觉不出，但我能感觉到工友同志送

给我们的是羊糕和美酒。”

耕灵与杨翱卿的记录刊登在当时的校刊上。徐成森日记出版于2005年，正能量的“抗疫日记”虽然迟来，却依然能传递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师生健康付出的心意。

余音：复旦人的涓涓记忆

复旦“方舱医院”已经过去63年了，漫长的岁月中，这段岁月并未磨灭，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，被人记录。

徐成森在1961年还曾去保健科看望“大王”和其他护士，分享毕业的喜悦。2008年他还撰文回忆这段经历。

李伟民在流感疫情中请舒宗侨等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，后来组织了展览记录抗疫过程，展览结束后将照片赠送给相关医护人员。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照片，估计多数来源于此。

已故化学系章道道教授，当年

是助教，也被隔离在登辉堂。生前她曾告诉丈夫王新民教授，学校很关心患病隔离师生，对他们照顾有加，在当年物资贫乏的情况下，还提供牛奶、鸡蛋，还有油煎的荷包蛋等，以补充营养。

55级历史系李孔怀（后为国务院教授）记得历史系有好几个女同学被送到登辉堂隔离，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阮国英。两人在毕业后相恋，携手至今，忆及这段往事令两人开怀。

复旦大学档案馆收录保存了多件1957年抗击流行性感冒的照片、报刊、个人档案。

63年过去了，当年的青春医护，有的已经离开人世。李伟民科长以101岁高龄谢世。两批登辉堂抗疫医护人员中，邱瑾、任健、吴荣山（73岁谢世）、陆菊娣（78岁谢世）、唐怀芬（91岁谢世）、沈翠梅（97岁谢世）、孙承烈（90岁谢世）、杨银春（90岁谢世）均已先后故去。

徐成森惦记的“大王”王奉荣护士，今年92岁高龄，目前定居美国，和儿子同住。

王芝芳护士，今年亦92岁，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养老院中，腿脚尚便利，爱吃零食，保持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，每位访客她都拉着合影留念。

邢醒医生，今年89岁，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，现仍住在复旦宿舍区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闲暇时喜好和好友搓搓麻将，以自己拿手的小吃点心招待。63年前的往事，在她清晰的回忆中、在后辈师生的探访中悠悠地记录下来。

复旦人永远铭记曾经的抗疫英雄。[图]